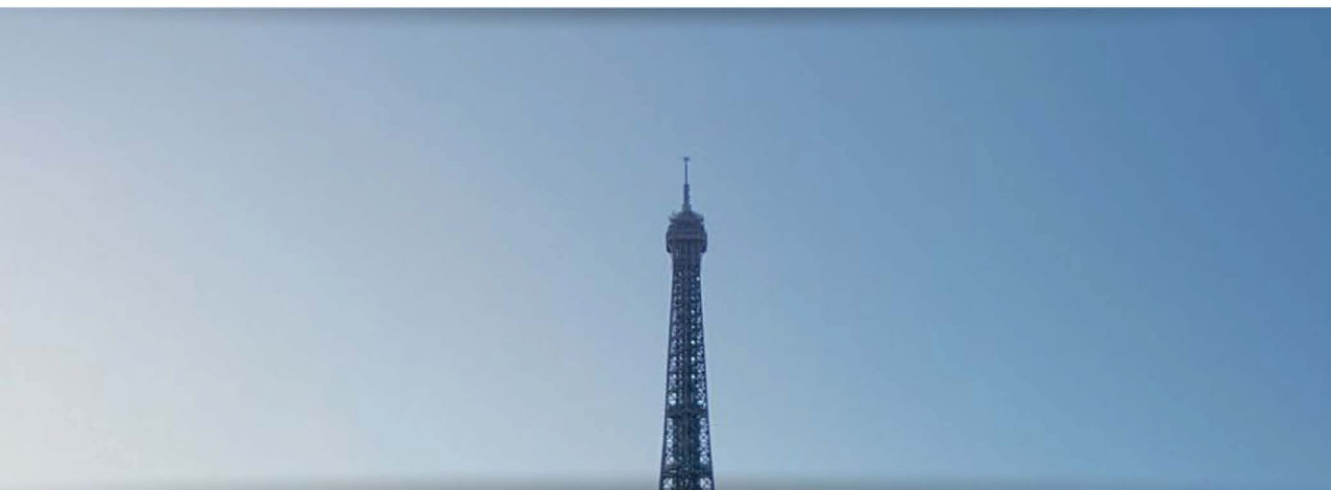


浮年锦记 / 巴黎
2555
天

七年，读一座城，写一段青春



文 / 郑乔尹
图 / 郑乔尹 张鸽

中国华侨出版社

巴黎2555天（暂定）

郑乔尹 著

中国华侨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浮年锦记·巴黎2555天 / 郑乔尹著. —北京：中国
华侨出版社, 2012.12
ISBN 978-7-5113-2963-9

I. ①浮… II. ①郑… III. ①游记—作品集—中国—
当代 IV. ①I267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12）第258509号

浮年锦记·巴黎2555天

著 者 / 郑乔尹

出 版 人 / 方 鸣

特约监制 / 祁定江

选题策划 / 刘连生

责任编辑 / 西 岩

特约编辑 / 刘鹏飞

装帧设计：崔晓晋

经 销 / 新华书店

开 本 / 720mm × 1000mm 1 / 16 印张 / 16 字数 / 120千字

印 刷 / 北京瑞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/ 2012年12月第1版 2012年12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/ ISBN 978-7-5113-2963-9

定 价 / 38.00元

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26号通成大厦三层 邮编：100028

法律顾问：陈鹰律师事务所

发 行 部：（010）82605959 传真：（010）82605930

网 址：www.oveaschin.com

E-mail: oveaschin@sina.com

如果发现印装质量问题，影响阅读，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

我的青春在法国 ——巴黎2555天

这朵玫瑰7岁。

刚来巴黎那年，他送我的。

它一直倒挂在墙角，渐渐风干，定型，然后落满灰，凝缩成一枝不会动的记忆。

回忆仍活色生香，浸泡在阳光里，飘在风中，淋着雨，覆过雪；枝头绿芽萌发，枝叶浓郁，落叶金黄，枯叶腐烂在泥中；塞纳河的水位年年有落差，水底月亮浮上来又沉下去；朝霞洒在水面，晚霞铺于水底；富人区的玫瑰，贫民窟的垃圾；夏天的音乐节，冬天的圣诞日；头发长了又短、短了又长，年年新衣换旧裳；时有与名人擦肩，时有流浪汉紧紧跟随；总统的誓言，孩子们的笑；城内，花砖路铺向教堂；城外，铁轨蜿蜒至远方……这座城，浮光流影，装着无数人的梦。

你来了，他还在，我们还在。

2555个日夜，我的巴黎！

目 录

PART.1

肚脐眼里倒香槟

巴黎是座恋爱的城市，情愫无处不在。
轻浮的，浓厚的，不经意的邂逅，以及翩然轻擦过的心动……

初来乍到

巴黎圣母院

来自世界各地的同学们

贫民窟的追梦者与富人区的玫瑰

不撞巴黎铁塔不回头

火灾

你好，神父

肚脐眼里倒香槟

卢浮魅影卢浮宫

图书馆前的流浪汉

500欧元一晚的青春

亿万富翁

地下坟墓

圣诞老人

葡萄美酒夜光杯

送创可贴的救护车

法兰西贵族

街头暴力

卖海鲜的帅哥

PART.2

男朋友，女朋友

凌晨，人群终于散尽，埃菲尔铁塔渐渐失了光，变成一堆晨曦中的铁。在距离铁塔几公里的广场，他抱着我，要把我勒死似的，直到天空泛白。

程抱一（Fran,ois CHENG）

不缺钱的小偷

安祖的咖啡馆

拉雪兹神父墓园

爸爸妈妈，我是从哪里来的呀？

安祖的决定，巴黎怀旧之旅

2008年5月12日

男朋友，女朋友

对不起，Tina

最接近上帝的地方

打折季节，全城疯抢

穿绿制服的老先生

钱、钱、钱

巴黎有条北京路

旗袍

PART.3

再走一次 香榭丽舍大道吧

所有人都在看着我，我却以为写的是另一个人。听别人对自己的评价，有新鲜的心跳声。“以前有个男孩经常在校门口等她，不过他很久没来了，这大概也是她忧伤的原因。”

六年不见双亲面

Facebook，非死不可

病

患有抑郁症的天使

想要拯救地球的怪叔叔

露华忽变霜阵

德国同学的信

又是圣诞节

穿紧身豹纹衣的奶奶

今晚，可不可以陪我去红磨坊

卡米拉的世界

地铁里的打劫者

德国同学的礼物

隐藏在旧货市场的爱情传说

鱼先生和他的幽灵房屋

总统大选

一封信，一张支票

再见，安祖

一念爱，一念恨

毕业前夕的游戏

毕业典礼上闪闪发亮的非洲同学

另一场人生旅程的开始

再走一次香榭丽舍大道吧

PART.1

肚脐眼里倒香槟



巴黎是座恋爱的城市，情愫无处不在。轻浮的，浓厚的，不经意的邂逅，以及翩然轻擦过的心动.....

那个风一样的男子

那年我22岁，他28岁，相识于偶然。

他约我在学校附近的咖啡馆见面。

他的脸很好看，28岁，那种介于男孩和男人之间的气质很迷人。天冷，他穿了一件黑呢大衣，手提公文包，匆匆赶来。他的名字和前法国总统一样，叫Nicolas。

巴黎是座恋爱的城市，情愫无处不在。轻浮的、浓厚的、不经意的邂逅，以及翩然轻擦过的心动……

他问：“在巴黎生活有困难吗？”

我抬眸一笑，没有回答。

中国留学生大多家境不佳，他很了解中国国情。

他的手很好看，微突的指节，白净修长，透着成年男子特有的质感。白衬衣也很整洁，纯净如见阳光下的纤缕肌肤。

可惜了……我暗叹一声。

他跟我说过，他曾经有过一个中国女朋友，在深圳认识的。那女孩舍不得离



PART.1
003

〔 塞纳河 〕



家出国，也就没跟他来法国。

他有念念不忘之意。

嗯，还算诚恳。如尔能负心于彼，于我必无情。

可惜不是这个问题，我再叹。

他的脸甚至可以算是英俊，身材亦有西方人的挺拔修长，围巾与大衣的搭配也很有品。他也是巴黎白领。

可惜了……

他继续说：“我想请你教我中文，这样你可以多份收入，巴黎的消费很高……”

我微笑。他想得挺周到，如果光是应聘家庭教师，我想我会答应的。可他是在找一个女朋友，如果我没这意思，那么这工作我也不能要。我微笑。

他很诚恳，还有点儿腼腆。这份腼腆是出于对女孩子的尊重。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都这么认为，一直到现在。

真可惜。

“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吗……我们之间……”他比划着。

窗外梧桐成荫，满地镂日光斑，暖浮晴色。

我突然下定决心，觉得应该说明白。我望了他一眼，说道：“谢谢你。我一点儿都不想。”

之后彼此告辞。他的身影转过咖啡馆外的小巷，腿长长的，一方衣角翩飞。真是迷人的背影。

才28岁，怎么就秃了半个脑袋？

唉。



初来乍到

第一次坐飞机是从上海飞往巴黎，12个小时的航程。到达戴高乐机场，取行李，叫车。赶到原先在网上预订好的住所时，天尚未亮足。房东是对中国夫妇，30来岁，温州人。女主人阿美轻声关照几句后，就关上了自己的房门。

我的房间很小，一张桌子一张床，还有一个立着的单薄的衣柜。

这是我在巴黎的第一个私人空间，简单，狭小，还有点儿寒碜。我躺在床上，竟无一点儿困意，盯着窗户发呆。

巴黎东北角的19区，阴沉沉的暗色调。

异国他乡，我脑子里蹦出的第一个人不是家人，不是朋友，不是任何一个熟识的人，而是中学语文课本里的林冲。那年10月的某个凌晨，林教头莫名其妙地出现在我的念想里，他挥舞着花枪喝道：“嫌房间寒碜？你且看我住的什么破地！”

课本里写着：“屋边有一堆柴炭，拿几块来，生在地炉里。仰面看那草屋时，四下里崩坏了，又被朔风吹撼，摇振得动。林冲道：‘这屋如何过得一冬？’





待雪晴了，去城中唤个泥水匠来修理。’ ”

《林教头风雪山神庙》。

林教头是多么随遇而安的一个人啊，如果不往死里逼他，他是不会上梁山的。

大概累极，我胡思乱想了会儿，仍无睡意。想着天亮去学校注册，人就暂时在这儿住着吧，过几个月稍微熟悉巴黎，结识些同学，再找个舒适点的住所也不迟。我立马搬家的念头被林教头的花枪击得粉碎。如果没有林教头，也许我会立刻搬家，我也就不会遇见他。

他叫Enzo，我叫他安祖。

我的学校在6区，是老巴黎风情浓郁的一个区，我觉得这里正是我曾经听说的、想象过无数次的巴黎，心情瞬时大好。

报到时，女秘书给我一本花花绿绿的小册子，她问：“一个人来巴黎？”

我点点头。

她说：“法语还可以？看看上面的内容。”

我拿的是三个月的入境签证，要去换一年居留，需要注册学校、开银行账户、有合法住处的证明等等，其中包括提供房东的身份证明。

我跟房东阿美提这事时，阿美直截了当地说：“我们没有身份。”

我还不太懂。她老公阿勇说：“像你，是拿了签证飞过来的，有合法身份，我们是偷渡过来的，没有任何身份。”

我有点懵：“房子是谁的？”

“是我们一个亲戚的，不过她不可能给你开证明，她这人，没好处不办事。”

我觉得林教头的花枪到底不起作用，我得另找住处。

一晚，阿美敲开我的门，神秘兮兮的：“房东的儿子来了，他刚下楼，你快去。”

我追到楼下。巴黎10月的夜晚，很冷。楼底下有只塑料袋飘来荡去，肮脏凄凉。我站在路灯下，安祖站在树影里，我看不清他的模样，不知道他的年龄，又不敢上前，隔着几米的距离。我跟他说我的境况——我需要一纸证明，需要他的帮助。

心里很无助，但顾不得许多，乱七八糟说了一通后，其实也没奢望能得到陌生人的帮助。

安祖很耐心地听完，说：“既然这么急，我明天给你吧，你放学后在学校等我。”

年轻男子的声音，法语漂亮流畅，应是在这长大的。

心里的小石块儿似乎落了地，听着空荡荡的回音，心里还是有点儿空。